



海南出版社



ISBN 7-5011-2456-6



9 787501 124565

ISBN 7-5011-2456-6



《百部文学名著导读丛书》

《简爱》导读

王恒 编著

海南出版社出版

(琼)新登字 038 号

——简爱 王恒 编著

责任编辑：钟立

责任校对：王一尘 刘飞 周晋文 徐丹

装帧设计：祁小静 封面设计：余小波

海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河北省廊坊文化印刷厂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400 字数 80 千

2002 年 11 月第一版 2002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7-5011-2456-6

全套定价：890.00 元

目录

- 故事梗概〔1〕
- 作者介绍〔31〕
- 思想和艺术特色〔44〕
- 精彩片断〔82〕

《简爱》
导读

故 事 梗 概

一个冬日的下午，寒风送来阴沉的云和透骨的雨，不可能再在户外活动了。舅母里德太太跟她心爱的女儿伊丽莎、乔奇安娜、儿子约翰二起在休憩室围着火炉取暖，而叫我离他们远一点。我只好一个人溜进了休憩室隔壁的一间小小的早餐室。那儿有一个书架，我挑了一本图画很多的书，爬上窗口，缩起脚，像土耳其人那样盘腿坐着，把波纹红呢窗帘

几乎完全拉拢，把自己完全隐蔽起来，仿佛坐在神龛里似的。我看的那本《英国禽兽史》有很多插图，每张画都画出了一个故事。这些故事往往是很神秘的，饶有趣味。突然，表兄约翰打开了早餐室的门，一看我不在就嚷道：“她在什么鬼地方？……告诉妈妈，她跑出去淋雨去了——坏畜生！”表姊伊丽莎却说：“她在窗台上呢，准没错。”我赶紧走出来。约翰·里德是个比我大四岁的十四岁的男学生，四肢肥壮，手足很大，受到里德太太的宠爱。他经常欺侮我，虐待我。只要他一走近我，我骨头上每一块肌肉都会收缩起来。这回，他看到我躲在窗帘后面看书，就恶狠狠地对我说：“你没权利拿我们的书。妈妈说你是个靠别人养活的人；你没有钱……你该去要饭。”说完，他拿起书扔过来，正好打在我身上。我跌倒了，头撞在门上，磕破了，淌出了血，疼得厉害。我气愤地骂他：“你这男孩真是又恶毒又残酷！你像个杀人犯——你像个虐待奴隶的人——你像罗马的皇帝！”他揪住我的头发，抓住我的肩膀。我觉得有血从我头上滴下来，还觉得有剧烈的痛楚。这种感觉一时压倒了我的恐惧，我发疯似地和他对打。里德太太命令几个女仆捉住了我，把我关进了楼上的红房子。

九年前，里德先生就是在这红房子里断气入殓的，棺材从这里抬走，屋子里空虚、凄凉。我被按在一张凳子上，门反锁了，我感到从来没有哪个牢房比这儿关得更紧了。我脑子里激流般地回忆着：约翰的种种暴虐专横，他姐妹的种种骄傲冷漠，他母亲的种种凶恶，佣人的种种偏心。伊丽莎又任性又自私，却受人尊敬；乔奇安娜凶狠毒辣，吹毛求疵，蛮横无礼，大家却纵容她；约翰干种种坏事，却没有谁会去违拗他，更不会惩罚他；我从不敢做错事，而从早到晚，整

天有人骂我淘气、讨厌、‘阴险、鬼头鬼脑。“不公平——不公平啊！”我整个脑海里是多么混乱啊！我整个心又多么想反抗。为什么我这样苦？我现在看得明白了，我在盖兹海德府，是个和大伙儿合不来的人。我跟那儿的谁也不相像。我想起舅舅，他把我这个父母双亡的孤儿带到家里，临终时还一定要里德太太答应，把我当作亲生女儿一样扶养成成人。可自从舅舅去世后，我和里德太太再也沾不上什么亲属关系，只不过是一个碍手碍脚的外来人罢了。我开始想起了有关死人的传说：死人见活人违反了他的遗嘱，在坟墓里不会安宁，便重返人间，惩罚不遵守诺言的人，为被虐待的人报仇。我想里德先生的灵魂，为外甥女受到的虐待所骚扰，说不定会出现在我的面前。这时我看见墙上闪起一丝亮光，我恐惧极了，神经极其脆弱，以为这是从另一世界来的鬼魂的先驱。我的心怦怦乱跳。我感到压抑，感到窒息，再也忍受不住，我冲到门边，不顾死活使劲摇锁。仆人打开了门，里德太太也来了。我求她饶了我，可她却猛地把我推回屋，又将我锁在屋子里。我受伤流血，极度恐惧，昏了过去。

在红房子里，我吓得生了一场大病，精神上受到一次严重摧残。药剂师劳埃德先生同情我，他建议里德太太把我送到学校去读书。里德太太很高兴摆脱我这个讨人厌的坏孩子，当然求之不得。几个星期过去了，我一恢复了健康。里德太太在我和她的孩子中间划下一条比以前更明显的界限，指定我一个人睡在一间小屋子里，命令我一个人吃饭，整天待在婴儿室里。有一次，约翰还试图惩罚我，我照准了他的鼻子，狠狠地打了他一拳，面对里德太太的辱骂，我大声宣布：“你们不配跟我在一块儿。”里德太太死命地摇我，打我的耳光。

从此，她把我禁闭在婴儿室里。三个月过去了，一天，劳渥德学校的负责人布洛克赫斯特先生来家商谈我入学之事。里德太太在这个陌生人面前竭力讲我的坏话，说我暴躁，脾气坏，爱骗人。等客人‘走，我鼓足勇气向里德太太进行报复说：“我是不骗人的，我要是骗人，我就该说我爱你了；可是我声明，我不爱你；除掉约翰·里德以外，世弄上我最恨的人就是你……你不是我的亲属。我很高兴，我这辈子永远不再叫你舅妈……我一想起你就恶心。你对我残酷到了可耻的地步。”接着杯我又进一步说：“别人以为你是个好女人，可是你坏，你狠心。你才会骗人呢！”我的话还没说完，我的心灵就怀着一种从未有过的最奇怪的直由感、胜利感。我第一次尝到了报复的滋味。

正月十九日清晨，我独自一人登上马车离开了令人厌恶的舅妈家，当晚来到五十英里以外的劳渥德慈善学校。这所学校收容了八十一个孤儿，都是从九岁到二十岁之间各种年龄的姑娘。她们一律穿着式样古怪的棕色布衣服，外面罩着长长的荷兰麻布围裙。开晚饭了，一张薄薄的燕麦饼分成了好多份，一人一份，激动和疲劳使我什么也吃不下。晚上睡觉，每张床上睡两个人。第二天天还没破晓，我听到响亮的起床钟声，天冷得厉害，我全身哆嗦，尽可能把衣服穿好；洗刷完毕，钟又敲起来，大伙分班念祈祷文；第三次钟响、三位女士走进教室，开始一天的功课，念《圣经》中的几个章节；第四次钟响，才开始吃早饭。一烧糊的粥差不多就跟烂土豆一样糟，连饥饿的我也会马上厌恶它的。为了这份实际上没吃的饭食，还要感谢上帝并唱赞美诗。接下去开始上课，分班上地理、历史、语法、习字和算术、音乐课。做户外活动

时，几个苍白、瘦弱的姑娘挤在一起取暖，浓重的雾气透入她们哆嗦着的身體，常听见她们中间有干咳声午饭每人分到一份坏土豆和臭肉片。下午上历史课时、一个看上去十三岁的姑娘被教师罚站在大教室的中央。令我吃惊的是，受着这样丢脸的责罚，她既不哭也不脸红，在众目睽睽之下，显得镇静自若听我暗自思忖，她怎么能那么安静、那么坚强地忍受下来呢？换了我，我会巴望地上裂个口子让我钻进去。晚餐是一小杯咖啡和半片县面包，我狼吞虎咽地吃了，我还饿接下来是学习、祈祷和上床清这就是我在劳渥德的第一天。

天气变了，刺骨的东北风整夜呼呼地穿过我们卧室的窗缝，吹得我们在床上直打哆嗦，水罐里的水都冻成了冰。那冗长的一个半小时的祈祷和《圣经》阅读还没结束，我已觉得快要冻死了。早餐的粥数量很少，我真希望它增加一倍那个遭到历史教师斥责、罚站的学生叫海伦，彭斯，她上课用心，似乎把课文的整个内容都记在脑子里了，回答问题时对答如流，但史凯契尔德小姐非但不称赞她，还动辄辱骂她，说她肮脏、邋遢讨人厌，还用树枝狠狠地抽打她的脖子。我问她，教师对你这么凶，你怎么受得了。她却平静地说。“凶？一点也不凶，她严厉，她讨厌我的缺点。”我则说：“我要是换了你，我就讨厌她乡我就向她反抗。她要是用那个教鞭打我，我就把它从她手里夺过来，当着她的面把它折断。”海伦·彭斯不以为然，反向我宣传《圣经》里那套以德报怨的忍受学说。我无法理解，我努力提醒她：“要是大伙儿对残暴的人一味和气，一味顺从，那坏人可就要由着性儿胡作非为了。当我们无缘无故挨打的时候，我们应该狠狠地回击，教训教训打我们的那个人，叫他永远不敢再这样打人。”而海

伦则认为我的这套理论是异教徒和野蛮种族的主张，基督教和文明民族决不承认。她搬出《新约》的理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们；诅咒你们的要为他们祝福；恨你们、凌辱你们的要待他们好。”我根本无法接受。

我在劳渥德的第一个季度似乎有一个时代那么长。雪积得厚厚的，我们每天得有一个钟头待在露天里、我们的衣服太单薄，抵不住严寒；我们没有高帮靴、雪钻进我们的鞋子，在鞋子里融化；我们没戴手套的双手冻麻了，冻疮累累，跟我们的脚一样。每天晚上脚都发烫，难受得叫人要发狂；早上把肿胀、疼痛、僵硬脚处塞进鞋子，真痛苦啊。星期天是个悲哀的日子，我们得走两英里路上布洛克尔桥教堂去做礼拜，做早祷的时候，我差点儿被冻僵，回来穿过山峰时，彻骨的寒风几乎把我们脸上的皮都刮掉了儿。

一天，学校总监布洛克尔赫斯特来校视察，他对负责日常工作的谭波尔小姐说：“人不能只靠面包，还要靠上帝所说的每一句话生活、你让这些孩子吃面包和干酪，代替烧糊了的粥，你的确可以喂饱她们的醒啮躯壳，你却没想到你叫她们的不朽灵魂挨了饿户看到一个姑娘的卷曲头发，他下令把姑娘头上编的辫子统统剪掉，并恶狠狠地说：“我的天职是压制这些姑娘肉体上的欲望，教导她们穿着朴素淡雅，不把头发编起来，不穿华丽的衣服”。而他自己的女儿却打扮得花枝招展，穿着阔绰的皮衣，戴着时新的海獭帽。他的夫人则披着贵重的天鹅绒围巾，边上还镶着鼯鼠皮。

由于我不小心打破了一块写字的石板，布洛克尔赫斯特当众羞辱我，罚我站在一张高凳上。他说我已是魔鬼附身，然后他大讲里德太太怎样仁慈慷慨，我怎样忘恩负义，不许

大家和我做游戏，不准学生和我说话，要教师们惩罚我的肉体，拯救我的灵魂。我受不了这种耻辱，呼吸阻塞，喉咙收缩。这时，海伦·彭斯朝我走来，看了我一眼，她的一线光芒使我产生了一种奇特的感觉，给了我一种殉道者的力量。

晚上，海伦·彭斯给我端来咖啡和面包。这时，我还不能将激动的心情平息下来，继续放声哭诉着：“我受不了孤独和别人的憎恨”。海伦说：“我知道，布洛克尔赫斯特先生间接从里德太太那里听到的而夸大地说出来的那些罪，你并没有犯。从你的热情的眼睛和纯洁的额头上，我可以看出你的天性是真诚的……我们何必沉溺在痛苦中呢？”女教师谭波尔小姐也来看我。我把自己忧郁的童年生活和里德太太对我的苛刻待遇，原原本本地告诉了谭波尔小姐，并说劳埃德先生可以作证。她表示相信我的话，安慰我，吻我。经调查核实后，谭波尔小姐召集全校学生，当众为我洗刷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教师们、同学们都纷纷和我握手，吻我。一个令人悲痛的包袱就这样摆脱了，我开始了重新努力，辛勤地学习。我获得的成功和我的努力成正比。

春天来临，劳渥德所在的那个覆着森林的山谷，是雾和瘴病的发源地；瘟疫随着加速来临的春天，加速溜进了孤儿院，把斑疹伤寒吹进了拥挤的教室和宿舍，还没到五月，就把学校变成了医院。半饥半饱，感冒又没有及时治疗，这就注定了大部分学生受到传染。八十个姑娘中，七下子就病倒了四十五个，有些人死在学校，有些人回家去等死。谭波尔小姐的全部精力都被病人占去了，她住在病房里，寸步不离，除非是在夜间去匆匆休息几个小时。海伦·彭斯患了更严重的肺病，与我们隔离了。一天，我听说她的病很重，在世的

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我感到强烈的恐惧和悲痛，决定要去看她。我打听到她住在谭波尔小姐的房间里。晚上十一点，我悄悄地去到那儿，谭波尔小姐到伤寒病房里一个昏迷的病人那儿去了。只见海伦的脸既苍白又消瘦，我爬上她的小床，躺在她身边，吻她。海伦平静地告诉我，她很快要到上帝那儿去了，并说：“上帝是我的父亲，是我的朋友；我爱他，相信他也爱我。”第二天醒来时，护士正抱着我，送我回宿舍。过了一两天，我才听说，谭波尔小姐在黎明时回到自己的屋子，发现我躺在小床上，我的‘脸靠着海伦。彭斯的肩膀，我的胳膊搂着她的脖子。我睡着了，而海伦却死了。

斑疹伤寒在劳渥德完成了毁坏的任务以后，便渐渐从那儿绝迹。伤寒造成的后果，引起了极大的公愤，学校的条件才有所改善。我在劳渥德度过了八年窒息而又刻板的生活：六年做学生，两年当教师。我的绝大部分学识都是谭波尔小姐传授的，和她的友谊与交往一直是我的安慰。可是，她结婚了，搬到了拼个遥远的地方。我感到，谭波尔小姐已经把我在她身边所感到的宁静气氛带走了。几年来、我的世界一直局限于劳渥德，我的经验一直局限于它的规章制度。这时我才想到，真正的世界是广阔的。有一个充满希望和恐惧、感动和兴奋的天地，正在等着有勇气进去、冒着危险寻求人生真谛的人们，因此，我渴望离开这所学校，于是，我在《先驱报》登了求职广告，愿意充当家庭教师。不几天，一位叫菲尔费克斯太太的复信给我，聘我到桑菲尔德府当家庭教师。

我乘坐马车来到桑菲尔德府，上了年纪的菲尔费克斯太太热情地迎接我。桑菲尔德是个美丽的庄园，一座三层的绅

士住宅，顶上绕着雉堞，宅子的灰色前沿从白嘴鸦巢的背景中显露出来。屋前有一块草坪，还有一排结实有节的老荆棘，枝茎粗得像树一样。这使人联想起这宅子命名的来源，桑菲尔德，意为荆棘场。菲尔费克斯太太告诉我，她是这座庄园的管家，庄园的主人罗切斯特先生经常在巴黎，难得回到这里。这儿周围一带，只要眼睛看得见的地方，几乎所有田地都是罗切斯特家的。我的学生叫瓦朗·阿黛勒，是受罗切斯特监护的小姑娘，才七八岁，身体弱，脸色苍白，一头黑发垂到她的腰间。阿黛勒生在大陆上，六个月前才离开那儿。刚来时不会讲英语，现在总算能凑合讲一点儿了，她把英语和法语混在一起，幸亏我跟法国女士学过法语，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脱口而出而且说得正确，阿黛勒歌声优美，朗诵抑扬顿挫，声调婉转，动作合适，证明她受过细心的训练。我发觉我的学生是能驯服的。菲尔费克斯太太领着我参观住宅。房子既古老又宽敞、三楼有几间又窄又暗的房子，两排小黑门全闭着，看上去好像蓝胡子城堡的走廊一样。万万没有想到，走下顶楼窄楼梯时，我竟然听到一声刺耳的笑声。这是一种奇怪的笑声：清楚，呆板，而且悲伤。最初虽然清楚，却还很低，后来变成很响的一阵，似乎要在每个孤寂的房间里激起回声。我指得出是从哪个房间里传出的。菲尔费克斯太太说这是一个叫格莱思·普尔的仆人的声音。她经常在一间房子里做针线活正说着，我看见她从房里出来。她有一头红发，还有张冷酷而普通的脸。

阿黛勒是个活泼的孩子。对她的幸福和进步，我感到一种出于天良的关心。授课之余，我常常走到住宅顶楼，远远眺望僻静的田野和小山，望着朦胧的天际。这时，我渴望有

一种能超出那个极限的视线，让我看到繁华的世界，看到我听说过、却从未见过的城镇和地区。我希望自己有比现在更多的实际经验。我珍视菲尔费克斯太太的善良，珍视阿黛勒的善良，但是我相信世界上还有另外一些更有生气的善良的类型，我希望亲眼看看我所希望的东西，我祈求在我实际生活中并不存在的插曲、生活、激情和感情。

一个冬天的下午，阿黛勒感冒了，放了假，我想出去走走，便自告奋勇地替菲尔费克斯太太去邻村寄信。在一条小路上，得得的马蹄声由远而近，我看到一个骑马的男子和马一起突然倒在地上，原来他们在覆盖路面那层薄冰上跌跤了。我连忙上前问：“你受伤了吗，先生？我能帮什么忙吗？”那人从马身上挣脱出来，先是跪着，然后站起来，说：“谢谢你，我行。我骨头没断，只是扭伤了筋。”他又站起来，试试他的脚，结果疼得他不由自主地叫了声“哦！”我看到这个人是中等身材，胸膛宽阔，黑黑的脸，五官严厉，神态忧郁。他粗暴地挥手叫我走开。我还是站在那儿，而且说道：“天这么晚了，先生，不看到你能够骑上马，我是不能让你一个人留在这荒凉的小路上的。”那骑马的人问我住在哪儿。我告诉他我是桑菲尔德府的家庭教师。他同意我帮忙了。他把一只沉重的手放在我的肩上，终于忍痛跳上了马鞍，我才放心继续去邻村寄信。

原来我在小路上遇到的那个摔伤的男子就是桑菲尔德府的主人罗切斯特先生。他的到来，使桑府变了样。第二天，庄园不再像教堂那么寂静，每隔一两小时就会响起叩门声和门铃声。傍晚，菲尔费克斯太太叫我带了阿黛勒去见罗切斯特先生。借着炉火，我看到了他两道粗粗的浓眉，方方的额

头，乌黑的头发横梳着，使额头显得更方。他称赞我对阿黛勒的教育，问了我劳渥德学校的情况，然后叫我给他弹了一会儿钢琴，又看了我画夹上的速写和油画，便打发我走了。我觉得他很特别，喜怒无常，态度生硬。菲尔费克斯太太说，应该原谅他，许多年来，他一直过着一种漂泊不定的生活，因为家庭纠纷和痛苦的心事在折磨他。我觉得菲尔费克斯太太不是不可能，就是不愿意把情况给我说得更清楚一些，因此我也就不再问了。

一夫晚上，罗切斯特先生坐在他的锦缎面椅子上，看上去和我以前看到的他不同，没那么严厉，也没那么忧郁，他的嘴唇上有一丝微笑，眼睛闪闪发亮，热情，和荡。他突然问我：“爱小姐，你认为我漂亮吗？”我脱口而出：“不，先生”。他喜欢我这爽直的性格，说我有小修女的神气、安静、庄严和单纯。他说：“我不希望把你当作低于我的人来对待。”他说他自称的优越，只不过是年龄上比我大了二十岁，在阅历上比我多一个世纪。我听了他的屈尊俯就、降低身份的解释，并没有无动于衷，我愿意和他交谈。他说：“我在二十一岁的时候，就走上或者不如说给推上了歧途，而且从此就没有回到正道上来；不过，我也可能完全成为另外一个人；我可能会像你一样善良——更聪明一点——差不多同样天真无邪。我羡慕你心境的平静、纯洁的良心和没有站污过的记忆，。他还坦率地跟我交谈了对许多问题的看法，直至深夜。我觉得我完全没法了解我的对话者的性格，我不仅确信自己无知，而且还感到没有把握，感到有隐隐约约的不安全的感觉。

又有一天，罗切斯特把他的身世告诉了我。他说阿黛勒

是一个法国歌剧舞蹈家塞莉纳，瓦朗的女儿。这位法国美女选中了他这个英国侏儒，使他受宠若惊。于是，他把她安置在一家旅馆里，给她配备了一整套的仆人、马车、开士米、钻石、花边等等。六月的一个晚上，他走进塞莉纳的房间，塞莉纳不在，直等到深夜，才见她和一个男人从马车上跳下来，并在房间里肆意诋毁他，夸大他外貌上的缺点。他受不住这种侮辱，便气愤地解除了和塞莉纳的一切关系。之后不久，塞莉纳把阿黛勒这个小姑娘塞给他，硬说是他的女儿。尽管这个小姑娘跟他浪点不像，但看到她孤苦伶仃，便把她带到这里来抚养。

罗切斯特推心置腹的谈话，使我无法入睡。我体会到他对我的信任。回想几个星期以来，他态度变得随便，我也不再痛苦地觉着拘束。他那种既正直又热诚的友好坦率使我想接近他。有时我觉得他仿佛是我的亲戚，而不是我的主人。有时他还是专横。不过我并不介意。生活中平添了这种新的乐趣、感激之情和许多愉快而亲切的联想，使他的脸成为我爱看的東西。他的那些忧郁、粗暴和道德上的过错，都来捧于命运的凶残而可以原谅。我为他的悲哀而悲哀，并愿意做出很多牺牲来减轻它。正当我在床上胡思乱想时，我的房门似乎给碰了一下，仿佛外面黑过道里有谁在摸索着走路，手指从门上摸过去似的，突然一阵魔鬼的笑声似乎就从我房门的钥匙孔那儿发出来的。接着，又听到脚步声沿着过道朝三楼楼梯走去，还伴着什么东西咯咯地响着、呻吟着。我再也不可能一个人呆着了，匆匆穿上外衣打开房门。我闻到一股浓烈的燃烧的气味，是从罗切斯特的房间里传出来的。我连忙进进那房间，只见床四周火舌跳动，罗切斯特被浓烟熏得